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13位ISBN编号：9789574446735

10位ISBN编号：9574446735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人：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燥L 著

页数：2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前言

續 - 續續 - 序 - 九歌新版序 (1) 續 - 春日遲達, 有一天, 閒來無事, 打算來找一項資料 - 唉! 以上的句子中有一句其實是謊言, 那就是「閒來無事」, 「閒來無事」其實是我的「良性幻想」, 這件美好的事截至目前為止尚未發生在我身上。

不過, 既是謊言, 幹麼要說?

哎, 因為古人都是這麼說的嘛!

所謂「有一天」, 其實是午夜三點, 平常, 從早晨起床, 到深夜, 我都是一名像機械人一般的家庭主婦, 子時以後, 我開始做自己的事。

但那一天特別, 已是凌晨三點, 我還在考量新家裝置的問題, 我依然是一名主婦 - 但忽然想及一個問題, 這問題以前也想過, 只是沒有去深入查究, 這一天顯然也沒法深入, 已經三點了, 難道要徹夜不眠嗎?

於是, 我稍微查了一下, 但五點鐘還是去睡了, 等以後真的「閒來無事」再說吧!

我所說的這件事, 其實相信注意到的人也不少, 那就是, 中國人特別愛「續集」。

說起來, 中國命脈長 (五千年), 主流價值觀又穩定, 再加上古人不像今人那麼「愛自我表現」 (台灣人常說成「愛現」), 凡事跟著別人走也沒什麼不可, 為別人去「續一續」也挺不錯的, 何必事事都來標榜什麼「自我創意」呢?

所以, 譬如說: 有《世說新語》, 就有《續世說》。

有《文獻通考》, 就有《續文獻通考》。

依此類推, 下面這些書都是「續書」 (但限於篇幅不敢多列, 且列十四本)。

1. 《續茶經》 2. 《續高僧傳》 3. 《續方言》 4. 《續今古奇觀》 5. 《續資治通鑑》 6. 《續孟子》 7. 《續西廂》 8. 《續列女傳》 9. 《續詩品》 10. 《續畫品》 11. 《續皇清經解》 12. 《續近思錄》 (此續集分別有一漢人版一和一韓人版一, 兩者不同) 13. 《續博物志》 14. 《續離騷》 (其實, 這是一本戲劇) 字面上沒有「續」, 而實際上是續的也很多, 例如《西遊補》是《西遊記》的續集, 《隔簾花影》是《金瓶梅》的續集, &hellip;&hellip;連張愛玲, 在少女時期, 也居然寫過摩登版的現代《紅樓夢》, 那也是某種續吧?

老中為什麼特別愛持續呢?

答案是: 老中就是愛持續。

有本古老的近乎奇幻文學的書, 叫《海內十洲記》 (題為漢代東方朔所作, 一般相信是六朝人的偽托)。

有趣的是古人的偽和今人的偽不同, 古人的偽是自己寫了作品卻按上名人的名字, 以求流傳。

今人的偽是剽竊別人, 以求自利), 書中提到在西海鳳麟洲有一種用鳳嘴加麟角熬製成的黏膠, 能把一切斷裂的重行膠合, 連弓弩的弦線斷了, 也能黏合。

《博物志》 (晉&middot;張華) 更形容漢武帝用此膠續接斷弦, 然後射了一整天, 弓弦仍是好好的, 便賜名為「續弦膠」。

這樣的故事, 真令人一思一泫然。

啊!

讓一切崩裂的重合, 讓一切斷絕的重續, 這是可能的嗎?

這果真是可能的嗎?

我所身屬的這個奇怪民族竟是如此渴望續合。

神話悄悄道出了整個民族的夙願, 我為那近乎宗教的求永求恆的渴望而淚下。

(2) 續續 -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這是白居易的詩 琵琶行 中的句子, 寫九世紀時某個月夜, 江上女子彈琵琶的情事。

一千二百年過去了, 但因為一首詩, 我至今仍能恍見那夜江心秋月之白, 仍能與船上賓客共聆那女子既安靜又喧嘩的心事。

這首我從十三歲起就深愛的詩, 我本以為當年佩服的是白居易的詩才, 能在白紙黑字間把音樂的聽覺之美縷述無遺, 真是大本領。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但現在我知道不全然是，我所更愛的是那長安女子把一首曲子傾全力彈好的藝術尊嚴，這跟她的茶商丈夫有沒有跑去景德鎮附近販茶一點關係也沒有，她就是那天潯陽江上的第一小提琴手，哦，不，第一琵琶手 - 然而，「續續彈」又是個怎樣的彈法呢？

「繼」和「續」原來都是「糸」部的字，和絲和紡織有關係。

而這個和女子紡織有關的動作後來竟泛指一切和「永續」有關的事了。

當然，反過來說，「斷」字也跳離紡織的機杼而和一切的「斷絕」有關聯了。

但，「續」字怎麼和音樂掛上因緣的呢？

彈鋼琴的人腳踩下踏板，是聲音延綿，那叫不叫「續」呢？

一音未絕另音已啟叫不叫「續」呢？

還是指彈絃者內心連貫如山脈千里起伏不斷的思緒呢？

但無論如何，「低眉信手續續彈」都該是一個藝術工作者最好的寫照。

低眉，是不張揚，不喧嘩。

低眉不一定指俯首看樂器而已，但至少這個動作使彈絃者和群眾之間有了一點距離，她不再看群眾了，因而有了其身為藝人的遺世獨立的風姿。

這裏說的群眾其實也是顧客（或消費者），藝術家是不該太討好觀眾的，藝術家的眼睛要從群眾身上移開，藝術家要低眉看自己的樂器。

信手，是基本功夫的嫻熟，她不是努力用手去撥絃才迸出聲音來，那聲音是因熟極而流，在心而指 - 指而絃 - 之間根本已貫為一氣了。

續續彈，其實或者也是續續談，是因為心中有事要說，所以慢慢道來。

- 哎，我有點明白了，白居易寫的那個半夜在江上撈彈琵琶的女子不是什麼「京城琵琶女」，他寫的根本就是一千二百年後的我啊，我才是那個深夜燈下不寐，低眉信手續續寫的女子啊！

續續彈本不是大難事，只要意志堅強咬緊牙撐下去就可以，但麻煩的是，有人在聽嗎？

這一點，我必須感謝上天厚我，正如潯陽江頭的那女子，至少有一船的人在聽她，在含淚聽她。

所以她可以一路彈，彈到曲終。

（3）續版今人說「再版」、「三版」，古人其實說「續版」，也說「續刻」。

我在三十年前出的《再生緣》一書，如今由九歌出版社來改版重印。

當年的 曾氏序 和 後記 這兩篇保留放在附錄部份，對於當年曾教授的溢美，我只把它看作「期許」或「預言」，希望假以時日，我果能漸漸符合了他所說的境界。

現在這一篇序則是新加的，這一番續刻，在作者個人來說，也算難得，因為古今中外的文人大有活不過三十歲的，當然，也大有書籍活不過一世的（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

如今，人也持續存在，書也持續存在，真是好事一樁啊！

細細想來，或者，我才是那續弦之膠，企圖膠住今昔歲月，我也是那低眉信手續續彈的寫作者，在江頭，在月下，竟夕不輟，如此一彈，竟彈了五十年。

而你，肯是那臨風當窗持杯一聽的人嗎？

曉風 二 一 年三月三日是日喜獲次孫女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内容概要

晓风以洗练的文字、炙热的情怀，写出对生命的关怀、行旅的见闻，写印度夕阳下与晨光的泰姬玛哈陵和她的故事、达尔湖以及所在的克什米尔、远程到尼泊尔串门子……展现出晓风更为浪漫、壮阔的一番风景。

《再生缘》近三十年后重排出版，晓风在新版序中说，古人将再版称为「续刻」，并为「人也持续存在，书也持续存在」而欣喜，她说自己才是「低眉信手续续弹的写作者」，竟夕不辍，如此一弹，竟弹了五十年，足见她在写作路上的执着与不悔。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作者简介

张晓风，江苏铜山人。  
得过吴三连、中山文艺奖、国家文艺奖，当选过十大杰出女青年，曾任教东吴大学、阳明大学，现为「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副召集人。  
她编、写戏剧、杂文、散文。  
然而真正呈现她面貌的，应是她的散文，您可以用学者的深度细读，因它那么深刻；您可以用孩童的天真翻她的散文，因它那么浅明。  
诗人痖弦则称她是「诗人散文家」。  
著有散文集《玉想》、《星星都已经到齐了》、《从你美丽的流域》，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散文卷、《小说教室》等。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書籍目錄

續——續續——序

——九歌新版序

一帙 有所思

遇

月，闕也

問 名

他們都不講理

畫中人

絲路，一匹掛紅

再生緣

就讓他們不知道吧！

地 篇

情 懷

夜 診

前 身

緣豆兒

二帙 浪 跡

遠程串門子

交 會

情 塚

地 勺

三帙 坐看雲起

江 河

一個東西南北人

四帙 也是心事

花，驚嘆號

癒合的桂樹

寄隱地

關 情

透 明

摘 心

住得下去的地方

附錄：

刼民族主義者的自白 / 曾昭旭

——一九八二年爾雅版序

物為今日的自己招魂 / 張曉風

——一九八二年爾雅版後記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章節摘錄

他們都不講理 之一 花中的橫井庄一 匆匆走過山徑，沒想到那叢野牡丹還紫在那裡。連一向跟花一起共生的綠色耀金的小甲蟲也一一伏在那裡。

「怪事了！

」雖然忙，我也忍不住停下腳來呆呆地望著它。

沒有人告訴你嗎？

現在，已經是夏天了，你這屬於春天的山花怎麼還守著這個據點死不放棄？

你是花裡面的日本軍人橫井庄一吧？

春花的戰事已經結束了，萬紫千紅的部屬已經撤退了，卻沒有人來通知你，所以你就糊裡糊塗每天仍然在射擊許多發花花蕊蕊。

你就是春天部隊裡那名不投降的士兵吧，忠心得有點過分，抵死不肯侍奉夏天這個新朝代。

或者你是退入山區的野戰游擊隊，當都市裡的春天宣布失守的時候，你還不甘心的負隅頑抗。

你的部隊數目夠嗎？

薰風的補給夠嗎？

蓓蕾的槍彈夠嗎？

你們還能打幾發美麗？

或者你不是軍人，而是一個忘年的隱者嗎？

或竟是花中的仲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你也因開得太高興，一時誤以為自己還正年輕如花中孔夫子嗎？

或者和我一樣，是個貪讀青天白雲竟忘了睡覺休息的痴種嗎？

但是，不管你是誰，六月了，還開在這裡，真叫人著急，你這樣不守規矩在校園裡大開特開，豈不公然跟植物教授作對嗎？

我勸你還是做個乖孩子，早睡早起吧，今年早點謝，明年早點開，好嗎？

真的，請你不要再犯規了，你會搞得天下大亂的，彗星不守規矩的亂劃長空，山風不守規矩的亂掀相思林。

你，千萬別跟他們學，你安安分分的吧！

不然，整個校園都會給你那固執的紫弄得魂不守舍的，真的，你要知道，已經夏天了。

之二 花 鬧 那種花，聽說叫黃槐，種在廊前的南圃裡。

夏末秋初，它開了一花圃，倒也沒有什麼。

但不知怎麼，忽然有一天早晨，它竟大模大樣的爬到走廊上來。

不得了；怎麼沒有人預先訓示它節育計劃？

花的「人口膨脹」真是嚇人，似乎每一天它都在依等比級數而增殖，弄得到處一片嬌黃。

我發愁起來，眼見它爬上走廊硬搶走了一公尺的領域，老師，學生，上課，下課，大家只好繞著走，恐怕踩了它。

「要叫總務處來剪！

」許多人生起氣來：「不像話」。

真的，再不剪，眼見得就要逼進教室和辦公室裡來。

怎麼有這麼笨的花，竟不知道花是該開在花圃裡的，走廊是給人走的，你硬要跑上來攔路，終歸會出問題的。

可是，它不理，依舊亂開一氣，我跳來跳去在花裡走，簡直覺得自己是一隻蝶。

真奢侈，今年薄秋，也就擺這一次鬧吧！

反正這種開花法也開不久的。

總務處到底採取行動了，一把花剪卡吱卡吱幾聲，花魄就給收伏了，一堆堆縮得小小的，又回到花圃裡去了。

也不知是不是正在臥薪嚐膽，生聚教訓，準備君子報仇。

明年，九月，你仍會有出擊行動嗎？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你仍會搶灘登陸把我們弄得進退失據嗎？

等你兵臨城下，像舊戲裡的羅成來叫關的時候，我們要不要給你開城門呢？

有些花不守時間，有些花亂搶地盤，你，最好不要亂來，醫學院的學生都那麼乖，他們正認真的解剖了胸腔、腹腔，然後解剖四肢和頭骨、顏面，你不要搗亂，你會帶壞他們的。

真的，我們都是些規規矩矩，安分守己的人，禁不住你們這樣胡鬧，你一鬧，我們全沒了主意，全慌了心，我們對美的抵抗力是很脆弱的啊！

之三 變 葉 溪頭有許多樹，高大美麗，不可狎玩 溪頭當然也有小樹，不過連小樹也都如王子公主，從幼年就隱然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氣象。

奇怪的是，早晨起來，獨見有一株樹，上面還翠著，下面的枝子卻東西南北亂伸出去，不見一絲綠色。

代替綠色的一枝一枝站得滿滿的白鴿，別的樹是皇族，這一株卻有野老之風，容得了人。

從白鴿那種端然不動，怡然自足的架式看來，他們顯然是把自己看成是一種被吸收被接納的樹葉了。

真是荒謬，幾曾看過樹會長出這種白葉子來？

即使有白葉子，這種針樅衫樹也不該有那麼大的葉子。

好，就算我們特准它長得那麼大，也沒聽說過葉子會咕咕咕咕的說個不停的，不但如此，還有更離譜的怪事，做為一片葉子，他竟振翅一飛，並且滿林盤桓，最後竟又飛回到樹上去了。

向來只有枯葉辭枝的事，幾曾見過離枝的葉子又飛回來生長的怪事？

我得要去請教森林系的系主任，林場裡什麼時候出現了這奇怪的變種樹，也許系主任會帶我去翻一本很專門的論文，也許他也搞不懂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變葉。

我去看豎在地上的小木牌，上面這樣寫著： 巒大杉 本省固有，為重要之建築、電桿、棺槨及鉛筆桿之用途。

奇怪，我心裡想，我一定跟它認識的。

曾經，在我做孩子的時候，我用過它做的鉛筆。

曾經我住在以它為建材的房子裡。

曾經，我用這種木料為電線桿而傳來的電。

而總有一天，我會躺在它安詳的木紋上以它為墊被，以它為罩毯，沉沉睡去。

奇怪，如此依仗於它，如此深契於它，我卻弄不清它怎會如此長滿一身變葉。

銀白的葉子，闊大的葉子，咕咕然說個不停而又旋飛旋回的葉子？

之四 窗台上的教員 那年五月，小說課，教室臨窗，窗外一片惱人的稠綠。

光是綠，倒也罷了，這天早上卻偏偏又跑來一隻不講理的棕灰色小鳥，蠻橫的往窗台上一站，竟吱吱喳喳的開起講來了。

我忍氣吞聲的瞪牠一聲，牠卻旁若無人的講得更起勁了。

這件事太豈有此理，你難道自己不會去瞧瞧嗎？

全校的課程表都掛在那裡，中三，星期六，八點到十點，第九教室，小說選及習作，教員是張曉風，每件事情不都清清楚楚嗎？

你跑來插什麼嘴？

吱&mdash;吱&mdash;吱&mdash;吱&mdash;吱&hellip;&hellip; 所有的學生一時都偷眼看起牠來。

太可惡了，難道你也懂唐人傳奇一嗎？

難道你也研究過「宋人平話」嗎？

你發表過有關《紅樓夢》或者《西遊記》的報告嗎？

憑什麼你也敢來信口開河。

吱&mdash;吱&mdash;吱&mdash;吱&mdash;吱&hellip;&hellip; 學生不再偷眼看牠，學生已經公然望著牠了。

哼！

我得問問教務處去，難道他們新聘了一位小鳥作教員？

好，就算有這麼回事，你也不該跑到我的班上來搶地盤，你到底是那一系的，你走錯教室了吧？

你是喝多了花香，顛倒起來了吧？

這班學生，我已經從去年秋天教到冬天，然後又教到今年春天，我們已經《山海經》過，穆天子過又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四大奇書過，你，既沒有講義又沒有課本，你聲勢奪人的霸在那裡到底算什麼呢？

可是，不管牠有沒有學問，不管牠有沒有通過學校的聘任委員會，不管牠有沒有教育部承認的教授資格，最氣人的是，牠倒真的會講，至少，全班學生的眼睛竟一時都發起亮來。

吱吱&mdash;吱吱吱吱&mdash;吱&hellip;&hellip; 牠竟然愈講愈精采了，我也一時目瞪口呆，不知不覺間已拱手讓了賢。

這傢伙真厲害，也不知是何方宿儒，分明是一代大師的規模氣度，我教的是小說，牠教的竟是大說呢。

我對牠又嫉妒又傾服。

下課鐘響，牠走了，從此沒有再回來過。

我也沒有去教務處質問，我始終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新聘了一位小鳥作客座教授。

年年五月，上小說課的時候，我都忍不住偷眼再看看窗台，不知道自己在期待或者排斥牠的出現。

之五 雜貨店前的〈西銘〉 隆冬的早晨，我在一家小雜貨店門口買了份報紙。

然後我看到一個男孩走來，買了麵包和牛奶，站在那裡吃起來。

他一面吃、一面低頭看手上一份東西，我瞄過去，老天，居然是張載的〈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余茲藐焉，乃混然中處&hellip;&hellip;」那樣光灼日月的東西應該高高的掛在當年書院的西牆上和東牆上的智慧，彼此朝陽夕暉一般的映襯著才是，怎麼一代宗師的東西竟會壓成如此薄薄的一小張紙，毫不費力的捏在一個男孩的手裡？

何況，他又正在吃著張載從來沒吃過的牛奶麵包的早餐。

我楞在那裡，真沒道理，我實在想不出這兩件事情有什麼關聯性，馬路、車站、小雜貨店、統一牛奶、波羅麵包，和那張薄紙 - 〈西銘〉。

那男孩心不在焉的吃著，也沒發現我正盯著他看，只顧凝神看他的〈西銘〉。

牛奶麵包似乎幾秒鐘就吃完了，他仍在看〈西銘〉。

我忽然悟出來了，這幾天正是期末考，這男孩正在苦讀他的「大一國文」。

當然，張載並不知道什麼叫期末考，什麼叫「大一國文」。

算了，不管他，張載不知道的事多著呢，他不知道有一個城叫台北，他不知道有一個小店在信義路二段，他不知有一路公共汽車叫20路。

他不懂什麼叫必修課程，什麼叫四學分，他也不知道這男孩今天早晨要碰到的期末考&mdash;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隔著一千年，我們卻知道張載，以及他的〈西銘〉，那就夠了。

「&hellip;&hellip;民吾同胞&hellip;&hellip;物吾與也&hellip;&hellip;」他小聲的唸著。

「凡天下之疲癯殘疾癯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好吧，民胞物與，我不再堅持了。

〈西銘〉，可以張在書院的高牆上，也可以捏在一個男孩女孩的手上，可以在雜貨店門口讀，也可以在公共汽車上讀，我們已經把它讀了一千年，我們還可以咬著牙再叫我們的子孫讀它一千一萬年，民胞物與，即使在火箭上或月球上也可以讀得的啊&hellip;&hellip;不知什麼時候，眼睛竟熱漲起來&hellip;&hellip;

之六 芋葉之可能 車往山上爬，山往雲上爬，雲往無處爬，我卻跌下來被夾道的綠催眠了。

像故事中的陳搏，一臥九百年，忽忽然不知世上已是幾世幾劫。

乍然醒來，只見車窗外一道枯澗掛在山壁上，澗裡一片片綠色的芋頭葉子。

只是等我定神再一看，那裡有芋頭葉子，只是一些渾渾噩噩的大石頭罷了。

奇怪，我怎麼會把石頭看做芋頭葉子的？

這件事太沒道理也太蹊蹺。

我想再細看一眼，車子卻走遠了。

是因為石頭太綠了嗎？

它收集了一身的蒼苔，又站在參差錯落的綠樹下，綠得如此圓潤鼓漲，好像一陣雨後就會再長厚一點長大一點，說它像芋頭葉子，也不能算太荒謬吧！

也許我根本沒看錯，我的確看到了芋頭葉子，在夢的末一章。

然後，我看到石頭，在醒的第一章。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究竟我是見葉者抑是見石者，我是把夢裡的芋葉移植到醒裡來了？  
還是把醒時的石頭回映到夢裡去了？

不過，想來還有另外一個可能，那些芋頭葉子全是石頭變的，這些石頭在山裡，千年萬載，吸風納露，修鍊久了，一時度化不成動物，卻度成了植物，但道行還不高，經不得明眼人定神一看，就現了原形。

其實，你這傻瓜，做石頭有什麼不好？

別再三心兩意了，一切石頭想度成植物，做了植物又想度成動物，度成動物又想修得人身，等修得人身呢？

卻又想回復為無知無識的石頭了。

對了，還有一種推理，那就是我的確看到一大片芋頭葉子，但它們曾長期渴望改換自己的身分去做石頭，（深褐色的芋頭本來就是石頭的表親）它們等待了又等待，它們一直在學石頭的沉潛淵靜，石頭的厚重突兀，於是，有一天，天神說：「可以了，你可以做石頭了」。

而在那快不及秒的剎那，大化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當兒，我竟是唯一的目擊者。

目擊芋頭葉子變成石頭的神奇不著痕跡。

那石頭真沒道理，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簡直給它弄糊塗了，當然，也許我該說的是芋頭葉子無理。

總之，我是給它們弄得頭腦不清了，我發現我必須趕快抽身，否則，眼看著，我不單弄不清楚石頭和芋頭葉子之間的關係，更糟糕的是，我快要弄不清楚石頭、我和芋頭葉子三者之間的關係了。

車往山上爬，山往雲上爬，雲往無處爬，如果再折回去，我會看見什麼？

是石頭，抑是芋頭葉子，而對方又會看到什麼？

是我？

抑是綠綠涼涼的清風？

之七 三百六十次月圓事件 十二月三日，黃昏，我在圓山下車，打算鑽過地下道，轉車到大直演講。

猛抬頭，一彎月亮在高架橋上，竄起丈許，威風凜凜地亮著。

怎麼就圓了呢？

陰曆是幾號？

真丟臉，怎麼會身屬一個過太陰曆的民族卻把月亮的盈虛也搞混了呢？

地下道張著大口，不知怎麼，月下竟有幾分像巖穴。

當初必有人從那樣的洞窟裡走出來，瞠目結舌，驚見那幅太古的月亮！

但是，而今怎麼搞的？

月光竟會恍惚的又巡邏到地下道的通口來。

而此刻車輪淌過如水，滿江急流中，我是舉足涉向彼岸的過客。

一座賽錢櫃（就是寺廟門口供人投錢的那種東西）似的垃圾箱忠心而卑微的站在身旁。

我不能決定它是詩意的還是不詩意的，我從囊袋裡取出一枚橘子，澄黃渾圓而又芬芳，那是我演講前唯一的食物了，我定定的望著月亮一瓣一瓣地吃著，一面把皮核丟進筒中，忽然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會做法的人，那每一瓣清涼都分明是月光。

吃完了月光，我感到全身透明剔亮起來。

回頭望，一切都變了，真個是「霧失樓台，月迷津渡」，這圓山，什麼時候變了的？

小學，我們的校歌是「圓山虎嘯，劍潭水清」，大學，以及大學畢業以後，這條路是天天走的，什麼時候，它變了的？

都不告訴我一聲，它竟變了。

不是有一個小小的燒餅店在動物園門口嗎？

不是有一個嘴饞的女孩老遠跑來買了吃嗎？

她不是興奮地去看老虎跳火圈嗎？

怎麼一眨眼，來畫大象的竟是她的兒子呢？

小小的燒餅店又到那裡去了？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什麼時候月亮竟搞了三百六十次月圓事件？  
我生氣地走下地下道去，再也不要理那盞月光。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编辑推荐

《再生緣》原於民國71年5月由爾雅出版社印行，至今重新出版已距28年，文字歷久彌新。張曉風撰寫新版序。

<<再生緣-張曉風作品集09>>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